

奔涌的水洛河分割出两个世界。

河这头，是松茸虫草、牦牛羊群和深山里的村庄；河那头，是如火如荼的直播、新开通的公路和纷至沓来的旅者。这里是水洛镇其拉村，地处四川省凉山州木里县西部。区域面积382平方公里，1147人散落在大山间。村后，中国十大徒步路线之一的洛克线蜿蜒而过，全国的徒步者接踵而至。这条路，偏初走了上百遍，今年是他成为洛克线向导的第8年。16岁初次踏上洛克线，偏初感慨路途的崎岖难行；13年过去，他依然守在这里，守到土路变为水泥路，无网到4G覆盖……

深山里的少年，迎来了新旧世界的更迭。

杜基家中的老照片（左三为洛克，左四为杜基爷爷苏拉翁几）。图据受访者

时间旅人

百年洛克线上的向导



洛克线上的游客。图据受访者

一种传承

每当“呜——呜——”声响在草场回荡，预示一场洛克线徒步即将开始。吹响赛马场的巨型海螺，是每次出发前偏初必做的。在当地百姓的文化里，白色的右旋海螺象征和平、静谧，也寓意旅途的一帆风顺。

偏初要带团进山，沿白水河进入原始森林，横切过数段碎石坡路，才得以在万花池牛场仰望恰朗多吉雪山。山脚的宽谷曲流映照出今人的身影，也潜藏着百年前的记忆。

1928年，美国探险家约瑟夫·洛克途经于此，用生动的笔触写下他眼中的山川风物，他的文章激发了西方人对这片秘境的向往。1933年，英国作家詹姆斯·希尔顿以洛克的文章和照片为素材，创作小说《消失的地平线》，“香格里拉”一词声名鹊起。

上世纪90年代起，逐渐有徒步爱好者前来探寻约瑟夫·洛克曾途经的路，“洛克线”由此而生。

时隔百年，其拉村有了新名字——香格里拉村；生长于斯的村民也有了一份新职业——洛克线向导。

白日，向导偏初在恰朗多吉雪山前，录制洛克线的宣传视频。夜晚，新果牛场响起藏歌，偏初拉着徒步游客跳起锅庄舞。歌舞声中，僻静的村庄开始撕下“神秘”“遥远”的标签。

第一次见到偏初时，他的裤脚还残留着泥水和尘土，一头黑发杂乱地伏在头顶。这个藏族小伙刚带完一批徒步游客，在山里待了7天。与其相对而坐的是他56岁的父亲翁丁，村里最早的洛克线向导之一。

20世纪90年代的水洛镇，陈旧的小径供牲畜和人通行。像大部分村民一样，翁丁在村里放牧。一年少有的两三次外出，是穿过土路去乡镇上采购米面粮油。

生活像织布机上的经纬，没有变

化地织过了一年又一年。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夜，一通电话搅动了村庄的宁静。翁丁的云南老友来电说，一群外国人要从云南来，去稻城亚丁，希望进入其拉村后，翁丁能带他们走完剩下的路程。“他们就是从那条土路徒步进来的。”翁丁抽了一口烟，微眯双眼，指了指泸沽湖方向。

曾在茶马古道上以物换物的老人听说，一些徒步者会从云南境内的泸沽湖出发，翻山越岭进入四川，途经盐源、木里等地，最终抵达稻城亚丁。他们是追寻洛克足迹而来。

翁丁已记不清第一次当向导的经历，只记得自己没有徒步装备，随身携带青稞饼、奶渣就上路了。由于语言不通，他与徒步队员鲜有交流，走完日常转山的小环线，便结束了旅程。

但后来的几年，不时有徒步者跋山涉水而来，翁丁的小环线走了一遍又一遍。他们翻开愈发完善的地图告诉翁丁，谁是洛克，什么是“洛克线”。直到洛克线地图的指示牌，被建在徒步线的起点处。

距其拉村半小时车程的东拉村，拥有更早的洛克线记忆。

“我爷爷是当年洛克穿越木里时的民兵首领，后来父亲在洛克线当了向导。我跟着父亲，也当了向导。”东拉村的村民杜基说，他是家中的第三代洛克线向导。

杜基从卧室柜子里翻出一本影集，一张边角已磨破的黑白照躺在夹层里。照片中间，站着身着藏服的洛克，身旁是五名藏族青年。杜基说，洛克左边背着火枪的男子，就是他的爷爷苏拉翁几。

根据洛克在文章中的记载，1928年6月13日，他从木里动身前往贡嘎岭。到了中途的嘎如寺，当地派出了10名武装护卫跟随。苏拉翁几可能是这10名护卫之一，因通晓简单的汉语，他被洛克雇佣，既做翻译又当保镖。

变与不变

走进今天的其拉村，外来者的痕迹遍布四处。四川攀枝花援建的路灯，浙江宁波援建的洛克线基础设施……像那些徒步者一样，他们沿着土路、通村公路进入这里，推动了一座村庄前行的步履。

彼时，通往山外的道路带走了许多年轻人。他们前往木里或稻城打工，年收入是在村里放牧的三四倍。偏初也离开过，一位来自北京的徒步客人告诉他，“你要出去见世面。”

2014年，19岁的偏初只身去往

北京，他被困在小小的制作间做包子，从凌晨三四点做到深夜十点。山里的少年见到了“世面”，但又与想象的不同。后来，偏初在偌大的世界晃悠两年，又回到了其拉村。但那次回家，物是人非，徒步客人几乎流失殆尽。由于交通飞速发展，从西昌或稻城进入水洛仅需两三天，远比从云南徒步而来的七八天便捷。效率至上的时代，徒步者纷纷舍弃云南段。翁丁的云南老友客源锐减，连带着翁丁的生意也近乎衰落。

偏初苦笑，“那时候几乎是从零开始。”从被动接客到主动拉客，转型的阵痛渗入深山里的家庭。也是在那时，互联网走进了大山。2017年，木里县所有乡镇实现了光纤宽带和4G网络覆盖。在外闯荡两年的偏初学习过运营和直播，他拿起手机，开始连接外面的世界。

在上百个群聊中，偏初反复分享洛克线徒步的文章，同时活跃于各个社交平台，开直播、拍短视频。没有专业打光，没有支架，举起手机就是一个直播现场。“草原上的格桑花，你把歌声献给雪山……”偏初高歌着《卓玛》，向山外的世界喊：“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徒步，扎西德勒！”关注者从1个到2个，再到5个……客源群就这样递增到三四百人。

今天的其拉村，已不止用这些方式联通外界。距偏初家500米的一家民宿里，23岁的老板鲁绒正在制作核桃油，他计划用洛克线徒步带动核桃油、松茸等农产品的外销。

其拉村呷洛组的驻村干部杨代兵介绍，其拉村未来的发展目标是旅游业与销售相结合。通过开发旅游资源，虫草、贝母等当地特色产品可以增加销售渠道，实现外销。

在还未装修好的玻璃房里，鲁绒已注册好贝母、虫草、核桃油等产品的商标，准备统一发售。身旁那瓶清澈透明的核桃油，即将离开大山，投入另一片热切变化的世界。

草原上的格桑花，你把歌声献给雪山……”

偏初高歌着《卓玛》，向山外的世界喊：“欢迎大家来我的家乡徒步，扎西德勒！”



洛克线向导偏初和父亲翁丁。杨峰摄